



朱止泉先生外集序

古者六經之文言與道俱後世儒者有鏡子道必依據經義以爲立言之本其或有悖於是則雖珣繪其容鏗鏘其聲知言者或視之無物焉昔二程子之論韓氏朱子之論歐陽氏嘗嘆美其詞以爲不可及而又深致其不足之意蓋相觀於其微也程子謂退之間世豪傑斷爲孟子後一人非荀揚所可及顧猶惜其因文見道爲失先後輕重之序朱子以唐志所稱政事禮樂宜出於一爲然因以謂道德文章不可使出于二且嘆歐陽氏所論之道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

序

一

以是爲無甚異於韓氏由斯而論非但委靡庸瑣之子不足以與於斯文雖以韓歐之言其於六經亦華焉而已是何立言之難與實應朱止泉先生樸學敦行宗守程朱之道久而其書未出近乃稍稍行於世獨其所謂外集猶未大顯瑣從友人姚君椿受而讀之私竊愛其淹博警切有益於學者又頗訝前此編集時何以無一載入雖先生不欲以文著而其議論之醇密不可廢也旣而聞於姚君當編次時事出倉卒其子宗洛僅爲彙本而卒後遂據以刊行而不知非其全也夫先生誠不欲以文傳然世之欲知先生之學者微斯文無以見先

生之醇備使知其少時問學之富而卒乃歸於簡約則
凡空疏舛鄙蔑棄典籍而高談心性以自託於先生是
先生之所大懼抑亦璜與姚君所大懼也故輒不自揆
僭述其說至於先生之文所以與六經相發質諸程朱
或無間然當世自有審定又豈璜所能知哉道光壬午
十二月桂林呂璜序

止泉先生外集後序

止泉先生外集之文予友呂侯璜旣爲編次序而刊行復屬予言其所以云者予讀侯所序旣有以盡古今文章源流本末之義而尙欲然自以爲不足予之淺陋復何以益侯所云無已則始爲之言曰言者道之華也行者文之實也約者博之極也不極諸繁曠則無以窮其變而盡事物之情狀不根諸理要則浮文析義小言破道而學適足以爲害學富矣辭工矣而其人不足稱後世讀其書而病之雖明恕之君子未嘗以此廢言然亦卒不能以其言之近道而可謂其人之終有可取也然

後序

則人其尤要也與昔者嘉定張漢瞻善爲古文陸清獻公令其縣謂之曰子之文工矣好之不已且將溺心盍姑從事於學乎學至者文不求至而自至漢瞻以此益爲學雖卒不遇而其文亦遂名於世人或咎漢瞻守之不篤以故其文卒不得與唐宋諸大家並然使漢瞻所學益進而文又與唐宋諸大家並甚善否則漢瞻所以爲漢瞻者自在大丈夫誠各行其心之所安而不徒爲世俗文士之見此則先生所以編爲外集與呂侯所以刊行之意也請叙其說以與海內言學與文者一講之道光二年季冬月松江姚椿序

朱止泉先生外集目錄

卷一

雜著

貴人性

定心

舍客氣

一富貴貧賤

盡分

釋名

讀法言

止泉外集目錄

讀中說

擬對昌黎第十三問

跋蘇子瞻三槐堂記

書高智周傳後

史說

卷二

論

易本義論

孟子性善論

五服九世論

神論

駁酒德頌論

歲差論

唐書本紀論

唐書論一

唐書論二

唐書宰相世系表論

讀五代史

五代史本紀論一

五代史本紀論二

止泉外集目錄

宋史黃河論

魯兩生論

王導論

卷三

辨策

禹貢豫冀河辨

禹貢兗河辨

洩淮辨

韓昌黎禘祫議註辨

祀蒙山神辨

晉州魏鄭公墓辨

治河策一

治河策二

治河策三

養民

學校

備荒

卷四

書

與王方若先生書

止泉外集目錄

三

答王子中書

寄娛齋燕堂諸叔父及伯兄書

寄豫兒書

與劉鹿沙書

答天儀弟論改月書

與王子中書

與陳泗源

上季秋圃先生書

答季秋圃先生書

答王子中論唐厯志書

答王子中論七月流火書

附王子中書

與六合李表兄及念祖弟論立後書

再與六合李表兄書

卷五

記 序 傳 祭文

讀書圖記

雙忠祠記

宋劉侍郎墓記

遊朝陽洞記

止泉外集目錄

漏澤記

遊蒙山記

遊泰山記

仙人影記

由濟寧至汶河衛河記

送臨朐令陳紫馭序

陳果亭詩集序 代家大人作

送王方若先生暨諸同學北上序

大父侍御公家傳

代家大人祭四妹文

朱止泉先生外集卷一

雜著

貴人性



天地以一元之氣生物號萬而鍾於人者爲靈且秀遞生遞長不知幾千萬年而有己之身以己之身視飛走愚蠢之物豈不貴哉其所以貴於物者何也以其有仁義禮智也以其知仁知義知禮知智也以其行仁行義行禮行智也烏得不貴也以是問之人人亦曰貴也是問人之何以不求仁義禮智也曰吾飲食之不遑而暇此也禽曰吾謀飲而謀食獸曰吾謀飲而謀食人亦

止泉外集卷一

一

曰吾謀飲而謀食形不同於禽獸而飢渴之私與禽獸同烏在其可貴也人且曰吾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禽獸無知惡乎不貴然而騶虞仁矣鵠有義矣鴈有序矣黃鳥知止矣人亦安得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駕乎其上然而貴於物者何也以禽獸有仁義禮智之偏而人得其全而又能知而行之是以貴也豈獨貴於物且貴於庶民之生也其氣繁其事雜合十三省一千三百八十二州縣之民不啻千萬分四民而計之爲農者十之六爲工商十之三府史胥徒醫卜僧道數兵寇之屬十之一以農卒工商府史胥徒醫卜僧道數

千萬之中而獨得爲士不可謂非人之靈且秀者乃農
曰吾謀飲而謀食工商曰吾謀飲而謀食府史胥徒醫
卜僧道曰吾謀飲而謀食士亦曰吾謀飲而謀食名則
士也實則同一謀飲食之心也人之靈秀而貴者如是
乎哉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衆也百姓者執一器習一藝耳不聞學士之講
論目不覩聖賢之書籍篤在守業求知不能不知無害
士曰講求乎仁義禮智之說而以詩書爲商賈之資以
文字爲錢鏹之具期於獲食而止異乎百姓之業同乎
百姓之心是以百姓自爲矣夫欲一千三百八十二州
縣之士皆不同乎百姓之存心而聞聖賢之道猶之欲
一千三百八十二州縣之民之知道也然一千三百八
十二州縣之士必有知所以異乎庶民之存心而聞聖
賢之道者則君子之貴乎庶民誠未易易也董子曰知
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百姓貴於物其去禽獸幾何士
貴於百姓其去百姓之於禽獸又幾何溘其懼之哉

定心

人之心神最靈最活不能一定而強制之是必如槁木
死灰而後可而究不能槁且死也赤子之無知野人之
無僞亦不能不動況人之知識已開習俗已染者乎佛

之不動心空老之不動心虛惟其務於空虛故必棄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絕遠利害得失之事守離欲忍辱之能以全其寂滅之體使之入於事中不手足錯亂則全不經心其中固無有也知空虛之非又苦於紛擾雖孟賁之勇不能力持勢不得不一折而入佛老矣蓋人心之動有理欲之分心之靜有有主無主之別常人之動雜出無紀其靜也悠忽耳厭倦耳散漫耳不知心之何所寄也聖賢之動隨感而理應循理而事宜其靜也肅肅焉翼翼焉匪存之而自不亡匪理之而自不亂聖凡之不定懸殊如此何道而致然哉程子教人先使有

知識知識云者非徒識象知數辨名校文之謂也觀天地之化而知性所由生察情偽之故而知性所由遷究聖賢之旨而知性所由存如此則爲人不如此則罔生幸免如此則君子不如此則禽獸知所往一其志以求之則欲不能奪而心可定乎雖然懼其難也程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尙說得淺不如理義之悅我心誠哉是言也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應物無節雖自好者知所往而情觸於物則動亦有心於寡欲而中無所甚好以勝之終不能必物之不感終不能必我之不應縱不橫決亦無以致此心之定故善學者必有以勝之易曰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音者養也前言往行
聖賢之德之所在卽吾心之德之所在識之則吾心飽
而有所養矣記曰立義以爲土地立者行之力養之厚
而義爲我有也不悅則餒而無所畜無所畜則弱而不
能立是以君子知理義之足以定心神而悅之也夫心
一也時乎悅理義而其神舒以暢又時乎畏理義而其
神肅以恭者何也懼其疎也人之心一有懈神不能不
散神散則所存者隨之而散故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
心言乎人有心卽有臨之者烏得不畏也又云我其夙
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乎天存於人之心畏之卽所

以保之也惟守理者知道德仁義非理不成在外則畏
以行之在內則畏以聚之有思則畏以通之無思則畏
以渾之其行之聚之通之渾之者非空守此心也能悅
而後所知者可存能畏而後所知者可久迨夫悅之深
畏之純內外兩忘不見我也理義而已不見理義也天
而已此不可以力求而非絕境也若夫老佛者以知
理義爲障蔽以悅理義爲生心以爲理義爲罣礙放之
無可彌則卷之無可藏雖不同於槁木死灰而其不槁
不死者何所安雖不同於赤子之無知野人之無僞而
其無知無僞者何所化然則所謂定者定其所定豈聖

賢之定學哉

舍客氣

人之汨沒利欲不知立志者吾無望焉耳苟其能立行已治家與人泄官亦職維戾拘於氣也古之哲人有終日坐如泥塑人接人是一團和氣者有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禮義截然不可犯者古人豈生而然變化之功非一朝一夕其克其偏戾也如大將攻城破敵必禽首禍痛斷其根株乃止其防其竊發也如重門擊柝惟恐暴客之至其養其天君之和順也如慈母育孤子保護教訓以爲一家主亦以剛大之氣甚

止泉外集卷一

五

微偏勝之氣易盛不辨氣之消長而爲氣所用則後起之縱更甚於有生之初第曰氣拘之終無益已夫人之應事接物有理不得以私行之有理之極不得以意見行之無見於理是以氣助私也有見於理而未極是以氣助意見也氣助私者剛至於暴柔至於詐氣助意見者剛非其剛柔非其柔卽以理治氣而一時之氣之浮氣之躁氣之怯氣之疎有層見錯出者是故欲靜其氣必辨其氣之宜舍而舍之舍氣以從理循理而氣可化矣或曰子之舍氣非告子之勿求於氣乎孟子深闢勿求之非而以養氣示人子亦悖於孟子矣曰非也孟子

所養者正氣也予所舍者客氣也配義者正氣也助私
助意見者客氣也凡人之病皆邪氣害之庸醫不去其
邪氣則正氣不可得而長今人之不病者寡矣知其客
氣之病而舍之抑又寡矣程子曰能於怒時遽忘其怒
而觀理之是非卽舍客氣之說也不舍客氣而曰吾養
吾氣吾未見不病者也或曰氣猶水也客氣水之暴怒
激盪也正氣水之流通舒徐也豈激盪者一水而舒徐
者又一水乎化客氣以歸於正可也乃曰舍之是歧而
二之矣曰人之有氣與人之有心同也氣不可分心又
安可分乎氣不可分客氣與正氣心又安可分人心與
道心乎人心易私己也己可克客氣獨不可舍乎能克
則化人心以聽命於道心能舍則化客氣以培植其正
氣不知分而二之遽欲渾而一之是不決泛漲汹涌之
波必挽之使入於不能容之道豈能免於奔潰哉

一富貴貧賤

聖人教士立志諄諄言之何以不能也欲蔽之也何以
爲欲蔽也識不高超也古之士己仕之稱今之士未仕
之稱古之士自百畝至四百畝而止今之士食上士所
有猶曰貧食卿大夫所有猶曰貧耽耽逐逐食餽無窮
忘返徇生何所不至士生無百畝之產者十不三四無

數十畝之產者十不一二卽一無所有力耕而節用終歲可無飢而士顧不能堪也必欲希一時富貴而後快亦明知不可必得而想之於虛無設之以形象甘屈於富貴人卽得矣以無位之士享古卿大夫之所有可乎不可是以志之不定程子以爲不可致治而吾以志之不定卽不可與言學也且士之欲富貴者亦思富貴之不足以久長乎息而必消者天運之理盛而必衰者人事之常詩云馭馭周道鞠爲茂草易曰城復于隍漢之郡邑歷魏晉十六國而一變唐之郡邑歷麗勛黃巢五代而一變宋之郡邑歷遼金劉豫張邦昌而又變詩云

止泉外集卷一

七

維鵠有巢維鳩居之盤庚曰惟涉河以民遷歷代通都大邑亦有存者而當日富貴人誰識其爲某某也許史崔盧子孫何有而富貴之不如許史崔盧者又誰識其爲某某也考厥由來無邑不然則此日之鄉黨族處者數百年後鳩居矣又數百年後且民遷矣茂草復隍矣富貴銖塵之見當曠然於胸中不此之格日戚戚於非富貴之無以承前裕後宜其蔽之日以深也將爲富貴所屈烏知徒富貴者之可鄙也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之又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當日諸侯卿大夫富且貴矣孔子鄙之棄之則後世富貴人

之宜鄙棄可知矣人而士也奈何求爲聖賢鄙棄哉夫
富貴之爲聖賢鄙棄者不義者也君子處富貴有義耳
何問乎世變世變之說詩人學士曠達之言豈必有得
於中然世人欲富貴之念封之已錮染之已深未得則
悲諂已得則驕淫心累於勢利則勢利結於心形於色
面目一勢利也手足一勢利也交遊往來一勢利也不
有破愚開迷之見雖義理之分畧知一二引之卽長觸
之卽發旋明旋昧靡有已時況富貴之必變卽道之所
在也世之不變者惟天地日月山海其他水雲邱陵城
郭人物一切耳聞目見之類無時不變誠深味乎周易
盤庚詩人之旨知人有富貴貧賤如有晝有夜有屈有
信有長有短則知必變者道之用而以分義自安審之
又審精其識使超而明養其心使深而定且鄙棄乎世
之富貴人是不守分者不知世變者是勢利心者又何
屈焉其斯爲格物之要夫

盡分

今天何以有俯仰地何以有高卑人何以有貴賤分
也陽伏於下萬物萌陽升於上萬物長一俯一仰極爲
之樞是故南方之生物盛其氣煖北方之生物強其氣
厚氣煖者陽發於外不得不卑氣厚者陽藏於內不得

不高天有俯仰地所以有高卑也有天地則有俯仰高卑有人則有君卿大夫士民之貴賤民敬士分也不必問士之智愚賢不肖也士敬大夫大夫敬卿分也不必問卿大夫之智愚賢不肖也人有貴賤猶身有手足耳目不安分以遞相敬是使足加於手手加於耳目手足耳目不聽命於心也是使俯者仰卑者高也而可乎分者天之所分也如曰彼愚者不足以臨我彼不肖者不足以治我民以愚不肖之心待士大夫士以愚不肖之心待卿大夫是違天之分也豈能逃於天殃乎天之生人一而已大小靈蠢萬有不齊之數皆出於天天豈諄

諄命之立上下尊卑之分以限之蓋人之生以方聚而氣之所鍾陽明盛者爲智爲賢爲勇陰暗盛者爲愚爲不肖爲怯方聚而氣殊則不能一視而無統上古之世愚統於智不肖統於賢怯統於勇小智小賢小勇統於聖有所統則尊卑上下之分定及夫後世不必盡賢智勇而後尊且上分在則然也開國之初愚統於智不肖統於賢怯統於勇小智小賢小勇統於聖得所統而尊卑上下之分定及其季世亦不必盡賢智勇而後尊且上分在則然也大抵分未定之時分聽命於德分既定之後德聽命於分而君子之修身則在安分而進德易

之爲書也又有貴賤存乎位又有當否存乎德有有德而位乎上者卽有無德而位乎上者有無德而位乎下者卽有有德而位乎下者位之所處一定人之爲人不同有德而慢上非有德者也無位而自棄亦非安分者也何也天之俯仰其形而德則通俯仰而一致地之高卑其質而德則通高卑而無間人之貴賤其分而德則通貴賤而皆有以自盡是故古之聖賢或貴或賤毫髮不溢乎分而其孜孜進德斃而後已者是乃所以盡其分也夫

釋名

止泉外集卷一

十

或問於澧曰窺子之才拙而不能博覽子之氣弱而不耐勞苦乃於經也欲探其原於史也欲躋其馘行年四十不得一第顯名於朝子曷不輟子之業而專精於制藝乎澧應之曰子非不欲也不可強也終日終歲非經史無以擴子之識無以充子之氣無以宅子之心子惟懼學之晚不獲其原而味其馘奚敢輟業哉德之至者無藉於科名功言與科第兩相依附而功言之必附科第者功非其功言非其言彼徒科第者草木耳灰燼耳唐宋元明四代之科第十餘萬人而傳者數千使人稱道欽慕者纔數百而供人之譏評指摘目爲庸碌者十

之七八子是以植其根本而竣之也或曰子之不汲汲科第有說矣顧子之姓字不道於卿大夫不見譽於友朋又不出子之學質於賢人君子得毋草木灰燼之是懼乎溼應之曰子籌此熟矣自愧學疎德薄萬不及古程朱韓歐諸先生無可質於世又思世無程朱韓歐其人不當在弟子之列詩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彼之文章行事不足以自存安能分其餘以及我乎或曰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君子生則不可奪其志死則不可奪其名邵子曰君子貴有名子不思立名不免爲聖賢所鄙矣溼應之曰子患無名乎子患無實矣古

止泉外集卷一

十一

有有實而無名者有有名而無實者書曰女二十有二入而傳其十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而傳其四人八虞禹治水也不傳其佐伊尹相湯也不傳其僚屬太公治齊魯公治魯康叔治衛非一手一足之烈而名卿賢大夫不傳此歐陽公一行傳之所悲程子晉城令宰記之所悼痛也若夫士鞅向戍之傳於左氏谷永韋陟邢昺輩之傳於漢唐宋稍知書者皆識其人夫范向谷韋之徒未必賢於舜之二十二人文之多士而宜傳而不傳者如彼不宜傳而傳者如此其眞傳者賢不傳者不肖耶聖賢所謂名者欲人修德以赴名非教人務名而

志實如第論名之有無不責名之稱不稱是等景公於
夷齊而蹈昌黎諛墓中人之失也然則子如之何漢曰
上焉者德至名隨其次則名之顯晦有遇焉世有程朱
韓歐其人雖爲之灑掃所欣慕已不然吾擴吾識吾充
吾氣吾宅吾心生知所來死知所去寧爲程歐所悼惜
而不役於不足重輕之名其以是終吾身也夫

讀法言

太史公雖知尊孔子而六家要指列儒於陰陽名法墨
道之中揚子真高談遷一等矣然其於聖人之道見之
而不能行明之而不能守惜哉夫學行吾子問道問明

止泉外集卷一

十一

諸篇探微抉奧觀物察理言以載之暢如也其不能行
且守者何天下人之死生不可齊貧富不可同貴賤不
可等而君子之處死生貧富貴賤不可以有二也聖人
不欲人輕生而就死矯富而趨貧棄貴而徙賤而亦非
以生者愈於死富者愈於貧貴者愈於賤也揚子旣曰
衆人富貴生而又有重富貴生之意何怪其不能進於
聖人之道乎周子曰富貴貧賤顏子處之若一揚子雖
有志淵騫其終遠矣

讀中說

文中子論詩當矣論書則有闕論書猶有取焉論春秋

則失與宋而亡視齊梁陳吾不知宋與齊梁陳何分乎
然入關窺中原文中子不沒宋之功其心未嘗一日忘
中國也至帝魏則齊梁陳陵夷衰微而中國之統不絕
而文中子絕之是以大小分統不以內外分統矣春秋
因魯史尊魯也卽所以尊王也乃以爲抗王而尊魯其
帝魏之繆不亦宜乎然憂時閔亂之心經綸匡濟之才
隱然見於言表斯人不遇生民之不幸也

擬對昌黎第十三問

凡天下本無而撰之爲有本易而創之爲奇皆妄也惟
見理明而信道篤者能斷然決其爲非無疑也先生闢

止泉外集卷一

三

佛之妄不遺餘力又以仙之妄爲問夫仙與佛之妄儒
者識其然而不識其所以然恐涉騎牆之見中無一是
古者聖王雖極聰明睿知由是而窮理而盡性而至命
以立天地人之道究無不衣帛不食粟薄仁義之說如
是而生如是而死安有所謂不死者哉聖人有死之道
神仙變爲不死之道聖人死之道在衣食仁義之中神
仙不死之道在衣食仁義之外自老氏以清淨無爲爲
教立谷神不死之說漸傳漸熾妄誕萬端獲罪聖人貽
禍後世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
生也幸而免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如其聞道則生之

理在是死之理在是生無愧乎爲人死無愧乎爲鬼矣
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聞道則命
立死生不惑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是皆聞道之聖人賈子所謂生爲明帝沒
爲明神者古聖賢以反終之道明白示人教人求所以
生之之理不徒生徒死爲恨而未有不死者也天地生
人之氣有始有終惟得純正之氣者行衣食仁義之道
生也光大死也精明如曾子易簣子路結纓此反終平
常之理得聖人之所以死者若仙之卻衣食惟恐以衣
食亂其心也薄仁義惟恐以仁義亂其心也故離羣背
倫以守夫杳冥昏嘿及其死也不過一點清淨之氣遂
張大其事曰飛昇曰羽化曰尸解曰蟬蛻正懵者畧知
體虛空爲性遂誣天地爲幻化之弊也夫曰不死必其
長住人間如山如水如日如月乃可耳今所謂飛昇羽
化尸解蟬蛻能久令人見如山水日月乎虛張其名而
實則死矣深山中亦有數百歲者無益於世塊然一物
可爲不死乎而況乎其終於死也死之道本曷而爲神
仙者以爲奇不死之道本無而爲神仙者以爲有其妄
可知已或曰神仙旣死之後能令人見非不死乎而非
也先生云柳宗元之死也降於州堂歐陽翼謝寧見之

唐史云王峻之死也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信安王禕言戰士見之翼禕之言近於幻不可信如曰有之亦忠義之靈精英不散聞道之死不同於衆人之死豈可與神仙之說等類觀哉況神仙之能令人見多出於幻妄者哉學神仙之爲幻術者能使石自鬪能隱形能驅役鬼神風雨蓋由神仙之道無體無用不得不假幻術驚惑愚人究其術偶試之而效屢試之而不效此遣興輕舉之爲繫風捕影也天下事惟衣食仁義之常道出之不窮用之不匱凡非常道者不可以常用常用之不獨不效且惑衆亂世妖孽煩多老莊之死已久流弊之甚

至於此而爲之徒者曰老莊不死設當先生之世老莊出焉服周服言周言弄怪詭之術如方技傳所載先生以爲邪否乎是以聖人知其說之邪不以教人知其邪者知之至不以邪教人者仁之至其蚩蚩之民服習乎衣食仁義以終天年其秀而靈者由是而窮理而盡性而至命聞天地人之道以死則存順沒寧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生死之道如是而已卽曰不死吾聞聞聖人之道死而不朽之謂不死非鍊形鍊氣久存於世之謂不死也仙之說又有化鶴來歸者誠如是也是化鳩化鷹矣人變爲禽衰世之妖

聖人所必誅尙欲講求其道以教後世耶先生見理明
信聖人之道篤其於神仙服餌之法必屏絕不御愚生
一得之見敢以是對

跋蘇子瞻三槐堂記

論語曰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報應之說聖人不道太史
公傷天道是非蓋憤激之意蓄於中發於詞未必有見
於道也晉公三公之言亦偶中者蘇子以爲人定勝天
豈亦未聞道耶天以旦素報晉公何以安世報張湯耶
且尹焞家戮劉安節嗣絕將二子不得爲仁者耶蘇子
殆幸仁者之有後望天之篤厚仁者也三槐之植豈足

定天道哉

止泉外集卷一

十一

書高智周傳後

代家大人作

予嘗惜費誌紀載缺畧如官師志自明始前代賢者多
失其傳茲於唐得一人焉曰高智周爲費令民甚戴之
具詳請祀或曰傳稱智周治費惟與丞尉均取俸一事
是豈宜祀者歟予曰唐興俸之累民甚矣武德時京司
及州縣皆有公廩田以用度不足京官有賜俸諸司置
公廩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太宗以
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高宗時以典史主之至有
徹垣墉鬻田宅以免責者夫公廩本錢之法已非盡善

官司又不體立法之意且曰取之者月俸也息也本錢也月俸出於息息出於本錢月俸不可缺息不可少本錢不可虛取之有名雖因以爲利民亦無辭智周於取之有名者尙均而平之一歸於法自不至有無名之征重累費民非其廉乎且令率以廉使丞與尉稟其法則典史之捉公廩錢者又安得其撻民之威收利十之七致富戶免役而貧者破產耶况智周爲治自學校以及獄訟農桑皆悉心殫力以爲常其治行之美不可一二數而紀其治費者獨曰均取俸則知俸之累民孔棘而智周之均取爲惠甚大也周禮曰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天下之地征又曰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夫均其在下者以應於上與均其在上者以取於下皆均也不得其法以均之則施於民者必溷亂而民不蒙其惠不可謂之均矣智周之均有當於周官之法以施於民固祭法所宜祀者其又何疑至其難於仕進不久在相位則退讓君子人也子惟道其宜祀於費者書於後

史說

本紀世家法春秋也列傳法左傳也百官志法周禮也地理志法禹貢爾雅也禮樂志或法儀禮或法禮記也

食貨河渠兵志法左傳敘事夾議論體也惟年表無其
體以春秋橫紀而神明之則得矣

朱止泉先生外集卷一

止泉外集卷一

六

朱止泉先生外集卷二

論

易本義論

卜筮由來尙矣洪範曰龜從筮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
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繫辭傳曰十有八變而成卦
卜筮之說箕子孔子用之箕子時周易方興而曰貞曰
悔主乎卦箕子未嘗不用卦以筮也箕子孔子用卦以
筮則卦之可筮必有其道吾亦不知朱子之筮果如箕
子孔子之筮否也然朱子之筮未始非箕子孔子之意
世儒不察必曰本義卜筮之非亦已過矣夫謂本義卜

止泉外集卷二

一

筮之非者執世俗占卜之說駁本義耳使本義之占卜
如世俗所云其駁之也固宜世俗占卜名位財利而已
名位財利之占卜術數小道精其業者焉能爲有焉能
爲亡以名位財利視占卜卽以名位財利之占卜視本
義何其謬哉吾聞之達理而後可言數非理之數京房
郭璞之數君子不言是故非疑不占非義不占不疑而
占謂之侮不義而占謂之欺今之占者欺也侮也以欺
之心占卜謂易非占卜之書不待智者而知之因此此
駁本義占卜之非是朱子教人欺侮也不識占卜又奚
責其言之妄乎夫本義以占卜教者其理該其用意切

程子曰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朱子占卜云者隨事隨人而命之皆未形之卦未見之爻其言曰程子說得七分某說得較全者卽此意也況乎隨事隨人而命之曰占者德必如是而其占亦如是又曰戒占者宜如是朱子之意蓋欲因占以修德深嫉占者視易爲名位財利趨避之指南切切垂訓使知夫義之當爲而不爲與義之不當爲而爲者皆不必占占之而不應也朱子方嫉人妄占反謂其教人以占其誣甚矣朱子生平惡惡如仇立朝敢言無事於占迨後韓侂胄肆惡橫行筮遯之同人退焚奏稿此時蓋有歸老之志矣若斥王莽甘昇之招權諫修葺東宮減輿衛事上皇之疏豈事事占之自古聖賢立訓皆以己之所爲教人爲之未有以己之不輕爲教人爲之者今人見小利害動輒占卜本義之教如是不乎哉易有聖人之道四尚辭尙象備於前人程子尙變動朱子尙卜筮兼變動惟以卜筮之占兼變動之理則知以卜筮教者亦上闡箕子孔子之道使修德之君子神而明之隨事知戒而後可以占其不以京房郭璞之數教後世章章明矣

孟子之言性善告子之言生之謂性韓子之言性有三
品人皆知是孟子矣韓子之說則非之告子之說則大
非之非之然也而特未知孟子之所以是也人性有仁
義禮智宜其皆仁人也禮人智人也何以悖之
者之多也必曰生之非性人不能不飲食不能不婚嫁
廬舍衣服不能絕相生相養之道不能滅既闕色卽空
空卽色之非而又曰生之非性是拒寇而齎之以糧也
孔子曰性相近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必曰性無三
品豈部婁可以植松栢而牛蹠之涔可以生鱸鮪也卽
孰是以折二子不惟不能服二子之心已不足以語孟

止泉外集卷二

三

子性善之說惟無得於孟子性善之說勢必一折而黨
二子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欲者寒欲衣饑欲食也洪
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因質之異而克其過也湯誥
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衷者中也統元亨
不失其仁義之性行道者皆堯舜也禮樂刑政之設其
亦可以已也古之聖人何爲再三言之哉孟子曰人皆
可以爲堯舜者究乎理之本原而教人之苦心也堯舜
之所爲至矣神矣如告之以日月之所以行江河之所
以流恭讓之所以安禮而清也所以交於神明樂而諧

也所以和於鳥獸人必驚且疑以爲聖人之性爲之也
非吾儕之性爲之也孟子憂人之一切誘之故舉孝弟
之道以見性之善豈曰人盡堯舜哉如曰人何以不盡
堯舜孟子必曰陷溺其心也如曰人何以陷溺其心孟
子必曰人皆可爲堯舜者仁義之性自生而然而陷溺
其心者食色之性氣質之性有以累之且夫孟子言性
未嘗不兼乎食色氣質也如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之
論顯以食色之性教人矣其於氣質雖無明訓然襄何
以不似人君宣何以足用爲善教何以分而爲五而專
言性善者欲後世有識之士分而別之不知混而雜之
及乎宋儒非不欲隱食色之性氣質之性直指之曰性
善無如不言食色而相生相養之欲自在不言氣質而
智愚區別之數日分故周子之五性感動程子之論性
論氣張子之合虛與氣先後發明人知宋儒發前人所
未發而不知皆孟子所包涵蘊蓄者也人知孟子專言
性善而不知其囊括書義而淵源於孔子以啟宋儒也
惟明乎孟子性善之故孰爲食色之性不以害仁義孰
爲氣質之性不以害仁義雖六經之教二帝三王羣聖
人之道不外乎此彼二子者崇食色以排仁義專尙氣
質而不識天命之原執麤而賊精泥偏而遺全如之何

其可也

五服九世論

五服之承乎上者聖人所以教孝亦聖人所以教德五服之及乎下者聖人所以教慈亦聖人所以教德也或曰服承乎上世止乎五服及乎下亦世止乎五不得聖人教孝教慈之故而以爲教德聖人之制孰非教德者要其意各有指也子曰子非謂服之不限乎世也自身而父而祖而曾祖而高祖自身而子而孫而曾孫而元孫身之及見者高祖而上元孫而下身之不及見者祖宗之及見世爲之祖宗之不及見世爲之五世以上祖

止泉外集卷二

五

宗之名字邱墓有不知者獨非世爲之乎惟其限於世也淺近迂儒求三四世而止不之省也求五六世而止不之省仁人孝子近述遠考求祖宗之名字邱墓湮沒不可得愴然悲哀不勝自痛矣祖宗之名字邱墓漸遠漸湮其不知也勢也於服何取焉子曰服之不及勢所必湮服不及而德及之勢不能湮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元孫而下不及知其身也與其身不知五世以上之祖宗何以異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以此推之五服之遠可以觀德仁人孝子不甘湮沒能無百世之憂乎或曰修德者之後流離播徙亦不能必子孫之知

之也子曰今之人知有子孫耳知子孫之播徙者誰哉苟知子孫之播徙至於不知其祖宗自有孜孜不終日者且夫亂之數大畧不出於十世五世者也西漢十世新莽篡逆東漢九世董卓繼亂唐五世祿山犯順宋七世徽欽北狩明十二世流賊狂五服之制盡九世之變深天下之亂因之當其時有五服之親及其後城郭毀夷人民逃散祖宗之名字邱墓忽焉灰燼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嗚呼苟非孔孟之聖韓范歐曾周程張朱之賢保世無窮其能免於播徙哉後之人卽不能如孔孟之聖韓范歐曾周程張朱之賢保世無窮然道德功業之與事並名與時偕亦宜審所以自處者非有不朽區區之身不過愚夫愚婦爲天地行不竭之緒耳不能有其身而思長有其子孫可哀也夫

神論

神之道聖人所不言取聖人不言者言之則近於誣然聖人未嘗不言特言之之意散見於經書使讀之者不覺惟仰觀俯察窮其理得其不言之意而自知其有非誣也神者道也太極之神生陰陽五行二五之神生萬物神之清者爲人神之濁者爲物神之清之至者爲聖

賢神之清而濁者爲庸愚庸愚者不知其神使神與物
交化神爲物雖生之時其神已散塊然一物倏忽而死
隨之滅矣聖賢豈如是哉先儒謂生則氣聚死則氣散
言乎氣之聚散而非言其神也神者道也道能生氣氣
之正大者神也范縝形亡神滅之論以此破虛無之徒
則可至其所謂神者知覺運動之氣非聖賢正大之性
孟子曰人之性不同犬牛之性是人人生不同犬牛之
生生不同犬牛之生而死同於犬牛之死然乎哉來歎
之死也以兵事屬蓋延呂誨之死也以天下責君實邵
堯夫之死也知幽州之戰宗澤之死也呼渡河者三忠

止泉外集卷二

七

賢豪傑之士死之時光明磊落其神不泯如是則孔孟
之神之在天可知矣視人之死同於物之死將視聖賢
之死同於人之死乎夫人之死同於物之死孟子嘗言
之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不遠云者非果禽獸也惡其氣近禽獸之氣
心近禽獸之心仁義喪盡塊然一物隨死而亡孟子深
哀其爲禽獸者此也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身雖殺而
其仁成其仁成者其神伸孟子曰舍生而取義生雖舍
而能取義能取義者能存神一聖一賢明明教人成仁
取義則一人之神卽天下人之神惟行之者生有以順

之死有以安之也。果其無神，是仁成而身殺矣。義取而生，舍身殺神滅仁，何所成？生，舍神亡義，何所取？且既死矣，又何問乎安？不安反不如苟全性命者，猶得有其神於須臾，是非助於不仁不義之甚者乎？韓愈、張載能行仁義者也。韓之言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張之言曰：知死之不亡，可與言性。二子學孔孟之道，確有所見而言之，是卽有其誠，有其神，無其誠，無其神之証也。夫

駁酒德頌論

劉子有得於酒，作酒德頌，予讀之，以爲不然。劉子睥睨一世，寄傲於酒，一切拘牽之禮法，周旋之繁文，不足爲

止泉外集卷二

八

之病，然喪亂昏迷酒之禍也。劉子不言不檢其事，不修其職，惟酒是耽，酒之困也。劉子又不言非酒德無弊之至論也。詩不云乎：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詩人爲飲酒者訓，而劉子以酒自適，不知者皆適。劉子之所適，竊恐養性者一，而亂性者十。守氣者一，而喪氣者十。不以千萬人之共適爲德，而以一人之私適爲德，非所謂德也。酒誥誠民曰：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誠仕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民者劉子所不屑爲，獨惜其不爲仕耳。若立於朝，將不暇飲矣。又幸而不生於文武之世，若生於文

武之世無彝酒之令劉子不敢悖執拘之罰文武不獨爲劉子寬進退無所宜而僅以飲酒爲德其亦不免於戾矣如曰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劉子自得酒之趣不可爲凡飲酒者道似也而猶有辨劉子具日月扃牖八荒庭衢之見故觸於物山水流峙風雲變幻鳥獸花木之屬苟有可觀者一寓之於酒子固知劉子之樂不在酒也誠如是飲酒而樂不飲酒而亦樂何爲惟酒之是務也雖有不飲劉子之酒而能樂劉子之樂者應引而同之何爲揮而遠之也子又知劉子之樂不在酒而必假酒而後暢也夫有樂於中必假酒而後暢子

竊爲劉子危焉設使有時而不飲酒飲酒有時而不盡其量不必雷霆而亦聞之矣不必泰山而亦見之矣寒暑嗜欲亦得而侵之矣當此之時復思飲酒以爲樂其樂幾何以飲酒之樂爲德其德又幾何也樂其樂而不取必於酒與夫樂在酒而舍酒無以極其樂孰淺孰深子無庸爲劉子言劉子必有以自辨者且夫酒之爲害亟矣酣歌號呶人之欲也從而矯之羣以劉子爲宗劉子之害燄燄灼灼緒弗其絕嗚呼其亦不仁甚矣聖人之垂教治世維之而不足劉子以狂放數百言決之而有餘子雖披堅執銳攻劉子之迷破劉子之疑終不能

挽救於萬一也雖然劉子飲酒矣而美之以德寄之以樂豈其溺於酒者乎故因劉子之明而駁之庶天下後世知劉子有得於酒非有得於道則凡爲其徒者不辨而可服矣

歲差論

歷有差法自古然矣三代時璣衡傳器燬於秦火自洛下閎推算之歷隋唐宋元如劉焯一行沈括郭守敬輩測天之法愈求愈精人知歲差之法詳於後世而不知詳於三代也人知後世歲差之說學有專家不知三代之言歲差者互見於易詩書也夫所謂歲差者歷七十年餘年日更一度其不日日差而曰歲差者何也星有遲疾之差而日月無差月有遲疾之差而日無差也日之行也三十日有奇爲一月之節氣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爲一年之節氣節節推之一年一週復還是度氣盈之說也日與月其會也二十九日有奇其十二會也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朔虛之故也此聖人因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日行一日之度天轉而東日轉而西則曰不及天一度日行一年之度天轉而西日轉而東則曰日不及天一分五十秒夫日豈有不及也一晝一夜無毫末舛訛先儒言日不及者對天之速而言之天速則日

不及豈眞日之不及乎後世測天之法有詳有畧有謂百年差一度者有謂五十年差一度者有謂七十年差一度者非日差也天速也此其故三代聖人未嘗不再三言之何日誦其書而不悟也洪範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行南陸則爲冬日行中陸則爲春日行北陸則爲夏日復行中陸則爲秋羅居午計居子月道出黃道東右謂青道羅居子計居午月道出黃道西右謂白道羅居酉計居卯月道出黃道南右謂朱道羅居卯計居酉月道出黃道北右謂黑道此從乎羅計之說要之月行之道皆日在是而月合之日在是而月望之雖有陽

歷陰歷內外八道之分而皆因日之冬夏以爲行之南北日月有冬有夏之度則日月之不過概可知矣豫之象傳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旨哉子之言乎過者差也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度之一唐虞之日行至今四千六十餘年未之有易日不過也月之朔合乎日月之望望乎日唐虞之月行至今四千六十餘年未之有易月不過也日月不差矣而七十餘年差一度者天差也子曰日月不過不曰天不過則知差之者天過之者天也然則天過乎天之過順而過也天一年一周至於是一年一周亦至於是一較日於天

微過而西耳天不過則無皇帝王霸之分天不過則無治亂升降之異天不過則運會元世無所考子固曰天地以順動又何疑於天之過又何疑於天之順而過乎以一年之順動觀天天過日一度於東則一年之四時不忒也以七十餘年之順動觀天天過日一度於西則七十餘年之四時不忒也書云日永星火詩云七月流火火者東方七宿之心星也星火之時何不言七月流火乎流火之時何不言日永星火乎唐閏六月則七月之晦八月之朔日在卯火已隨日而入尙得謂之流火乎周閏六月則七月之晦八月之朔日在辰中星牛不謂之流火得乎天之動不可見見於星天之順而過不可見見於星之過循數考度幾百年而六月之望流火幾百年而六月之朔流火又幾百年而夏至之昏星火歲之差由於天行之速亦猶里之差由於地勢有高卑聖人不彰彰示人哉夫聖人之立言約而該微而畢達故後人言之之精皆發箕子周公孔子未竟之緒世之習天文家言者以爲三代畧而後人詳則失之矣

唐書本紀論

唐書之載武后也歐陽氏列於本紀宋氏不言本紀之非第於沈既濟之闢吳兢者詳書其言而列之傳沈氏

曰每歲書帝在房陵如春秋書公在乾侯之列歐陽氏曰春秋於亂臣賊子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馬班作高后紀亦偶合春秋之法唐史因之自綱目書帝在房州人咸右沈氏矣乃二子皆執春秋以罪武氏而本紀列傳異其文聖人之旨主於一非史家各執一見之所能強知歐陽氏之不合於春秋則武氏之不可立紀章章矣或曰昭公見逐魯實無君公雖在外魯猶公之魯也故每歲書公以罪季氏武后廢中宗改唐爲周篡天子位稱聖神皇帝矣得不著其實乎曰非也高宗崩遺詔太子卽位軍國大事兼取天后進止中宗嗣高宗承

止泉外集卷二

三

天命非武后所得廢者卽武后廢中宗又立相王天授元年始稱帝改號降皇帝爲皇嗣未稱帝以前位號仍屬中宗猶在房陵非若高后稱制於惠帝旣沒之後漢統中絕而屬之也如曰著其實則當稱周皇帝武氏本紀而列於唐其實猶未爲盡也或曰衛殤公依孫甯以篡春秋列殤公於君以著其實不聞書獻公在齊何也曰春秋魯史也孔子於魯事不得已而諱之以諱之者彰之以諱之者誅之卽以諱之者尊之如公孫陽州公在乾侯皆聖人權衡輕重以定萬世之準若夫列國或書其君之失以正其爲君或書其臣之失以正其爲臣

故奔與孫不得而同使歐陽氏繼春秋秉紀月編年之筆將削中宗而書武氏乎羿篡而書夏共和秉政而書厲王高后臨朝而書漢獨至於唐則舍在房之中宗而書周則天皇帝武氏如之何其可也必執衛瘍以例武后安知孔子修衛史不書獻公在齊而遽以君剽之文爲武后之定案乎且夫君剽者從甯氏弑君書之也甯氏旣君剽而又弑之是弑君也故不得不書也當天授久視之年薛懷義張易之及宮人宦豎輩有起而弑后者將書某弑其后武氏矣又何疑於君剽之文乎或曰使孔子修衛史旣書獻公在齊又書弑其君剽國有二君

止泉外集卷二

十四

乎曰衛之獻唐之中宗亂世也易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立中宗紀以正武氏之罪附武氏以書天下之政此宋氏深有取於沈氏之說而紫陽所不能易者也或曰衛輒拒父孔子所深惡者哀十二年書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郕武后之入本紀亦書衛侯之法也柰何以爲不可乎曰春秋誅亂賊不稍假借然亦各有其倫烏容溷也蒯曠未立非中宗比記曰儼人必於其倫春秋之惡姜氏嚴矣如齊必書如莒必書入廟必書設姜氏廢莊公而專國政竟以姜氏繼桓公之後躋十二公之列告於天下後世曰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聖人豈爲之哉

唐書論一

語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儒者明經行道之士也唐書謂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專誦習傳授無大事業者次爲儒學篇其亦疎矣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儒三代之儒道德事功文學合而爲一聖門雖分此爲三科皆修道於身得聖人之體用者自漢以來漸有分途事功失之偏雜文學失之訓詁道德君子不可多見後之作史者分別源流立道德之兼乎事功文學者以爲之宗而事功文學有不足者附於其下乃有統紀漢後宰相大臣之措之天

止泉外集卷二

五

下者不本經術以佐太平或尙黃老或尙清淨伊周孔孟之道陵夷衰微僅二三賢相得道之支流又安四海若唐之宰相大臣上之狄仁傑宋璟張九齡陸贄裴度次如長孫无忌褚遂良魏徵姚崇魏元忠李德裕德望卓卓不愧儒者他如徐勣張說雖有功業文章行誼虧缺爲士林所誚況其下者乎然長孫无忌之殺鬱林王恪褚遂良之殺劉洎魏徵之失節元忠之依違元之之專德裕之黨猶有訾議史氏乃以儒之光明厥功歸之宰相大臣豈以在上者有儒在下者無儒有事功者爲儒獨善者非儒不得已而以誦習傳授當之哉夫誦習

傳授者文學之事非盡君子之道也漢儒自董仲舒劉
向外如張禹杜欽劉歆不免爲經學之玷是故士之窮
居或受一命者旣究深經學縱無大事業可見其立身
行己必不詭於聖人之道始目爲儒以興起後學若夫
言辨行僻剝民殃世假經術以遂一己之私以愚天下
之耳目其去譎諛阿世爲經學玷者幾何也祝欽明郭
山憚史氏不列之儒以其有玷於經學爲周孔罪人斥
之懇懇示戒之心深切著明矣陳貞節黜肅明皇后而
不配黜中宗使不在七廟之列一欽明后行亞獻之說
也尹愔以道士服拜學士修國史康子元侯行果諸人

止泉外集卷二

六

以老莊錄一山憚之堅僻也陳京言利之徒與趙贊啟
德宗聚斂之禍史氏亦未嘗不斥爲小人也旣擯欽明
山憚以爲非儒又收貞節輩以爲儒此唐之儒學混淆
聖人之道易世而不明也唐三百年遠承孟子近接董
仲舒王通不媿爲君子儒者韓愈一人耳前乎愈者有
王元感蕭穎士同乎愈者有李翱歐陽詹何蕃數子者
學不逮愈皆有志聖人之道立愈爲有道之宗而以數
子附之唐之儒統可以不墜至於徐文遠陸德明顏籀
之傳經蘇源明杜甫等之詩令狐德棻沈旣濟等之史
皆入文學傳以繼司馬遷鄭玄之學如陳貞節宋之問

輩則與欽明山憚一例等於漢之張禹杜欽劉歆則學統明而義例得矣史氏豈不知之而所以混淆者由其有震驚功業之心而又有輕視章句之意不知章句之學不可謂有道之儒而功業之不本於道者其體不純也嗚呼學之晦不自唐始孟子與荀卿同傳景文之意亦猶是也不有周程張朱其孰知君子儒之統卽道學之統也哉

唐書論二

一代之賢之著茲之顯者史氏曲折傳之使後之臣子有所懲而不敢爲惡有所勸而爲善其皆然矣惟是修

止泉外集卷二

七

行立節在下位之士其稱名也若隱若見表之則可以起頑而立懦否則湮沒無聞此豈與世族之子無他才
能容容保位者比非得史氏有蒐羅卓行屏棄苟祿之
意則無所闡於前無所垂於後吾讀唐書列傳而知其
不可以訓者多也張澈格輔元張循之仲之輩不立傳
而附見於張弘靖蘇晉岑長倩傳中畢炕拒祿山事一
無紀載至於楊恭仁張知謩韋湊張嘉貞輩或道其家
世之貴顯或稱其子弟之執戟使庸碌不足輕重者以
官爵附於後流連贊嘆綽有餘慕當世旣榮之史氏又
榮之雖有推獎志節之心亦以揄揚也胄掩矣勸懲之

道如是不乎哉自重志節抑競進之道不行於上則扶持世教士大夫與有責焉鄉黨中有君子其人者曰某某組綬其身鮮腆其面人爭非之某某制行矯矯不滓濁俗人爭敬之其人之評論非必傳於後世聞於天下也猶足懲惡而勸善況史氏之一褒一貶榮於華袞威於鈇鉞其扶持世教何如而顧漠然於此也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使黜官薄祭黜官者減黜其官無多受職也左氏之意以春秋世祿世官貪冒無厭苟得廉退者之一二事可以磨礪末俗則歌咏頌美之不暇後之史氏不能無遺逸要期得此意焉宋景

止泉外集卷二

六

文刪唐史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采輯遺逸之功不可謂不至獨惜其敘次之下一則曰摺紳榮之再則曰儒者榮之求其重志節抑競進之意何可多得哉歐陽永叔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沒遂於紀傳各列其名景文之史歐陽公猶重改之後人詎輕指摘不知史之作各有指歸指歸之所在不在文之多寡事之詳省而在於推之屏之抑揚於言語文字之餘寓其無窮之意劉知幾曰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馬班之史何遽如是而其意誠不免焉吾蓋以劉子之惜馬班者惜景文也

唐書宰相世系表論

史之有譜謀世系者始於前漢宰相年表宜也世系則何爲哉宋李燾用司馬遷經緯之法追爲年表起漢元至周顯德參機務秉樞要者莫不成在事有本末附見於下否則畧之非重其官也其人能輔世撥亂創立法則天下之治因之其人能守前人成法確然不回亦可保無事又有庸碌苟爵祿者否之漸生實由於此至於性姦邪弄大權則敗亡踵至故其自序有曰觀宰相之出處進退何如天下治亂安危在目中又公師官制所在文武之分合名號之變更彰彰可考此誠不宜脫

止泉外集卷二

九

畧迷失者若夫世系則一家之事而非一國之事族姓聚散遷徙之所係非天下治亂安危之所關也吾不知宰相之有世系以其官乎以其人乎以其官則有年表有百官志不待世系之瑣瑣也以其人則有列傳如封倫許敬宗武攸寧崔湜之徒是韓子所欲誅姦諛於既死者顧爲之詳其高曾錄其子孫高其氏族著之史冊恐非黜惡之道且使後之姦庸將何所懲乎夫氏族非君子所尙自魏晉以門第相高其後播遷至挾譜謀賣婚求財廉耻道喪唐太宗命修氏族卒至競矜門戶男女自聘風俗大壞柰何作史者必欲世之以門第爭也

且夫氏族所自出有不可考者如顓頊裔孫大業之後爲裴氏少康之二子杼龍爲竇氏丹朱之子陵爲房氏三代而後孰非帝王卿相之裔劉深源曰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堯皆謂遠祖欲以誇耀天下不免爲有識者嗤誚世系所傳大抵據譜牒氏族等書得無祀堯祀舜之類乎至謂蘇味道之出自蘇忿生劉滋之出自士會蕭至忠之出自仲衍楊國忠之出自楊侯又出自羊舌尤可疑者秦火之後詩書殘缺何獨世系相傳不紊卽所傳果真亦氏族志之類一姓一事之書乃列之史冊取其門族相高或以父子繼居相位爲榮或以終

止泉外集卷二

十一

唐之世不絕爲盛其亦過矣抑或有重世祿之意乎穆叔聘於晉范宣子以其祖自虞夏商周至晉范氏爲不朽穆叔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左氏取之亦以世祿不足貴非有德功言之不朽者止序見於傳歐陽公良史議論原本春秋非班氏所及不達左氏之意以相位之顯爲功德之厚一姓執袴之子皆附於側吾不得而解也夫世之降也明示之富貴銖塵導之以爲名臣爲善士猶且卻顧長慮赴義不勇乃爲世系表以尊崇之其未至宰相者曰吾患不爲相而不能不朽也其在相位者則曰吾可不朽矣吾子若孫且不朽矣然則使宰

相齷齪保位競尙世祿以不朽者其此世系表乎

讀五代史

予讀五代史反復之竊嘆歐陽氏之志超越史家之上而遠宗春秋之志以相發明者也文中子曰遷固之失紀煩而志寡夫遷固之史豈無志哉文中子非譏其無志也譏其志紛而不揆乎理也史漢賦物肖形取法左氏其議論之失較左氏爲甚要能悅讀者之目而不能正讀者之志其不能正讀者之志何也或誇俠烈或貴文辭或崇孔孟而又尙老莊或尊經術而又矜權辨或重功利而輕節義或詳技藝而畧道德作者之好尙不

止泉外集卷二

五

一則讀者之向慕易歧如是則史漢之所收矣如是則史漢之所詳矣如是則史漢之所僅取矣鋪張頌美無所適從若五代史者不獨死節死事一行六臣等傳表微黜佞非馬班所及如書敬翔非死忠漢人來討以嚴君臣之大分書鞏廷美張憲以痛死事之有顯有晦書出帝不父敬儒李琪不知入閤以紀一時綱常制度書王進善走爲節度以慎重名器書龍見於蜀以絕符瑞書周太祖以頭子易留守以謹將未嘗不尙功而有德無德者分未嘗不取才而有行無行者別凡有紀載皆關國是故傳中有褒而無貶者有貶而無褒者有褒貶

互見者有褒重而貶輕者有貶重而褒輕者是非分明不滋疑惑其志何較然大著哉是以讀史者得乎五代史之志以上下紀傳彼姦邪佞幸垂戒萬世者無論矣其他非盡賢者也以功稱不得不書係國計之始末一事之樞紐不得不書詞章典制沿革盛衰不得不書而其人之賢不肖不以是而掩一代偉人不過數十百而已乃知史漢之所收者歐陽氏之所棄史漢之所詳者歐陽氏之所鄙史漢之所僅取者歐陽氏之所深可者也或曰視左氏何如曰左氏之書性命之文也歐陽氏謂其不合於聖人則是以春秋爲志矣或曰繼春秋之志者綱目也五代史猶是左氏史漢之文耳曰歐陽氏憂左氏史漢不足以明聖人之道故深切而著明之如其人如其事錙銖不失是綱目繼春秋之統而五代史則發揮春秋之志以立史氏之宗者也獨後梁書法不異於唐漢故特著序論以見志云

五代史本紀論一

歐陽子自言其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予謂朱溫不得同於魯鄭之君而聖人之君桓宣厲以昭善惡蓋有大不得已者矣孔子於魯之桓宣殆有微詞不書其弑君之罪而書其卽位之速其不得已者隱然猶不書

王不書秋冬以見天王之失刑非第君之以著其罪也
鄭突之入一則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再則曰鄭
伯突入於櫟其惡突也深矣其惡魯宋也深矣齊人殺
無知衛人殺州吁則特書之由此觀之孔子於篡弑之
君討之不得而後書之豈徒書其爲君以著其罪哉夫
同一篡弑也魯鄭不見討於春秋而君之後梁不見討
於五代而君之亦一也何以言其不可也蓋朱溫之篡
同於魯鄭之篡而魯鄭之君不同於朱溫之君在昔篡
弑之君有三而朱溫皆不與焉魯之桓宣卽唐太宗也
鄭之厲卽明成祖也魯鄭之臣民奉桓宣厲以君乎一

國唐明之臣民奉太宗成祖以君乎天下當日之國與
天下實君之後之修史者安得而不君之推之晉武帝
隋高祖宋太祖以言乎倫篡也以言乎君實天下之主
也故因而君之又如宋齊梁陳以言乎倫篡也以言乎
君實南朝之主也亦因而君之若朱溫者豈諸君比哉
歐陽子曰欲著其罪在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
爲君其實篡也朱溫一羿莽耳其篡唐也劉仁恭據幽
州王處直據定州李茂貞據鳳翔晉王有河東河北王
鎔有成德西有蜀南有南平南漢東南有淮南南越閩溫
所有者河南山東七十八州耳其實曷嘗有天下哉未

嘗有天下而徒以其僭天子之號而遂謂之天子將羿
莽亦可稱一代之君以著其罪矣春秋之志如是不乎哉
是故謂歐陽子惡篡弑之志非春秋惡篡弑之志不可
也謂歐陽子用志之法不可也惡篡弑之君因其實嘗
爲君而不得已而君之者春秋之志之法也惡篡弑之
君因其名稱爲君而如其意而君之者五代史之志之
法也

五代史本紀論二

五代取國首篡者梁次則周是皆不得列之本紀者也
今有羣僕共欺其主其尤悍者弑主居室而羣僕分據

止泉外集卷二

畜

不奉其命者朱溫也又有僕弑主居室而其主之弟別
居一方欲誅是僕而不得者郭威也弑其主而羣僕不
奉其命不得以是僕爲有其業況夫弑其主而其主之
弟尙在又安得以是僕爲有其業乎梁之十七年周之
九年執主之曰唐主之北漢主之也善乎胡致堂之言
曰五代之取國惟唐與漢爲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
唐代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興焉至其論石敬瑭於潞
王比之郭威逐隱帝則未免已甚矣敬瑭之罪在助明
宗而不在滅潞王明宗已非太祖之子而潞王又非明
宗之子入洛陽弑愍帝依然朱溫也敬瑭滅之豈遂爲

過而要其不聲罪致討赴愍帝之難而反殺其左右爲可罪也是以知晉不及漢漢不及唐以後唐十七年之不稱帝不改元附於天祐則朱溫當退處十國中矣朱溫郭威有二乎哉北漢劉旻者雖不及昭烈之德其心一昭烈之心也帝漢則不得黜旻不黜旻則不得子周帝周而藩漢其去帝魏寇蜀之失幾何耶且夫歐陽子亦非不欲帝旻也天下之義無是非並立者是則義不是則非義歐陽子旻以旻之大義宜不爲周屈又以其立未必是旻以其立未必是又以其義當不屈於周而異乎九國旻之義當不屈則旻之立至是而不可疵然

則旻之立豈獨異乎九國並異乎李存勗石敬瑭劉智遠之立萬萬矣歐陽子旻義旻而卒帝周何也不敢也夫史也者直書以著功罪歐陽子有所不敢將不得爲信史乎不知此歐陽子之所難處也郭威爲樞密使征三叛還過洛陽王守恩留守西京肩輿出迎威以頭子命白文珂代之歐陽子以爲是時威與漢未有閒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於心而所爲如此是於此事尙多微詞況顯然帝旻哉歐陽子豈不欲直曰旻之立合於義而必委曲以立論者周漢之事處之甚難帝旻則正周之篡周之篡正則宋之篡不書自明此其所

以不敢也後之編年者不原歐陽子不敢之心而仍以十六年屬之周宋其能無失也夫

宋史黃河論

河之患自昔然矣漢唐以來因河所向疏之隄之雖時漫溢不大爲害漢自塞宣房後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之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河北行同於東北行也元帝時河決館陶並清河靈鳴犢口分流入於博州屯氏河絕是東北行多而東行少也唐滑鄆齊曹濮棣等州爲河南道聊城臨清夏津館陶等縣德滄景莫等州爲河北道雖道之南北未必

止泉外集卷二

黃

卽爲河之南北大要河入海於東北不入海於東南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河東泛滑距城纔二里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以灑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滑無水患黎陽卽濬縣在滑西北此其證也至北宋百餘年以治河爲急逆河之性矯河之勢治愈煩而害愈大王安石蔡京當國開河東流勞民傷財固不足言宋昌言張鞏吳安持李偉之徒或假設險備邊之謀或假饋運商賈之便皆小人好利生事者獨惜司馬溫公文潞公之賢亦倡之和之雖前有韓魏公之疏後有蘇轍張商英之辨不能挽回萬一卒使黃河南徙貽無窮之禍至斯

極也夫黃河北流雖非大禹故道然滄棣勢下暢然無阻歷漢唐不改者提舉河渠王亞謂乾寧等砦入海口濶六七百步深八九丈溫公豈未之聞耶縱使溫公不欲開東流王安石爲執政張茂則爲內侍宋昌言程昉爲之任事亦不能排衆人而獨行其是柰何神宗召對請如宋昌言之策者卽溫公也及二股河已開溫公八分之議與安石不合安石遂使茂則獨行竟閉北流雖力爭之晚矣當日二股河之開亦河之偶然不久自北者東高而北下蓋河之要害在北流之閉不閉必欲閉之雖候東流至八分北流之勢究早於東故熙寧以前

止泉外集卷二

七

河未嘗不溢入淮泗然勢處其變不日而復自開二股以後或北或東迭爲消長繼之以吳李而河益敗壞矣李仲昌商胡之塞六塔之開歐陽公駁之懇懇再三豈溫公大賢而信宋昌言之策將史之傳信亦以傳疑固有不可深信者耶抑北流將斷河日南下氣運所趨人爲之應溫公之請有使之然者耶歐陽公曰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溫公請於二股西掇水東流是障而塞之歐陽公何以不言也吾是以疑史氏之不可信也若夫李垂以河禦邊亦與宋昌言吳安持等然其言有云河轉大伾逕

清豐大名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而北入於海者尙得治河遺意惜乎其不行也夫大名魏縣河之所經賈讓云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金隄皆河北向之路苟能行垂之言參以歐陽公之論堅築隄防起陽武長垣陽穀經張秋博平直接恩冀滄棣任河之性游盪入海雖有衝決亦不爲害是卽決黎陽遮害亭之法則今日之河猶是漢唐以來之河也豈至淮黃合流爲害後世哉

魯兩生論

叔孫通請徵魯諸生與臣弟子求古禮與秦儀雜就朝儀高帝曰可試度吾所能爲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縣葭野外習之

止泉外集卷二

天

朱澤溥曰自古大臣外度一王之應運而興內度其生平之抱負固不炫其所有急於一試亦不使前世之待我而傳者與身俱滅叔孫通之徵魯兩生也是時高祖卽位已二年矣項羽死韓信擒封功臣建列侯人心悅服天下大定兩生豈以高祖不足承周秦之統天命尙未定耶如知天命已定又不以前代禮樂輔成漢制

吾不知其何所俟也高祖雖嫚罵儒生不事詩書然陸賈祖述存亡之徵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又詔求遺賢曰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十二年以大牢祠孔子兩生擇其能行者進之其不能行者藏之柱下存前代之典以俟將來吾知高祖重道求賢之心必有契於兩生者孟子稱齊宣王足用爲善兩生萬不及孟子豈高祖出齊宣王下哉叔孫通制禮大抵襲秦故事其非興禮樂之臣明矣謂通之襲秦故事有當於禮非也謂秦故事之盡不可用亦非也周興分田制祿損益商制不能

止泉外集卷二

元

革商而從夏唐初之府兵因乎隋明初之取士因乎元時勢爲之歷代皆然兩生者誠審時度勢著周之所以得秦之所以失與陸賈張良諸賢討論典故商推可否不能得於叔孫通必有得於諸賢不盡得於諸賢必有得於後人乃堅執不出以爲積德百年而後興多見其固矣夫禮樂百年而後興者言乎教化大行必俟百年非謂典章法度必俟百年而後定也從來一代制作皆定於開創與繼體之君是故禹佐舜明度數聲樂湯踐位改正朔易服色定朝會成王作周官興正禮樂改度制制定於上行於下子孫守之世變風移成一代之治

如必俟百年是三代禮樂不定於禹湯武周而定於太
康沃丁康昭矣豈可訓乎且夫兩生自度其身果係禮
樂存亡則其出有不待再計決者秦始皇三十五年戊
子燒詩書百家語己丑阮儒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
漢高祖六年庚子徵魯諸生當焚書阮儒時兩生必仰
天拊胸痛帝王之道滅絕無傳多方秘密逃遁異鄉留
此身以無失先代典物幸漢平四海徵遺賢定禮樂明
晦之機於是乎在令其與高帝左右大臣除挾書之律
求山林誦法先王之儒文雖散逸老成猶存韓愈之言
曰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二帝二王之道大壞

止泉外集卷二

三

者以漢歷百年始求遺書招學士其間轉相授受保殘
守缺訛誤愈多若徵魯諸生去焚書時僅十三年耳兩
生一出連茹而彙征之又何至禮缺樂亡十無二三傳
信傳疑如是哉況高帝時申公從浮邱伯入見伏生以
書教於齊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經學已有晦而復
明之勢惟天子諸侯之禮無所傳其後后蒼記諸儒之
言於曲臺純雜互見禮樂之亡兩生不得辭其責矣王
允收蔡邕馬曰禪曰善人國之紀制作國之典滅紀廢
典其能久乎善人關係國家制作而誅之謂之不祥兩
生身係禮樂之存亡而不力爲表章其是非又何如也

然則兩生果係禮樂之存亡必應徵而出兩生不出必不足與於禮樂之數揚雄以大臣許之其謬不亦甚乎

王導論

論史者謂自伯仁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則王敦之反導不能無罪予謂導之罪不至是始見也元帝之鎮江東措置機務任用賢才惟導是聽導宜博求天下士共濟艱難不宜使敦握兵權督征討又不宜使群從子弟羅列顯要卒致元帝之疑導果盡心王室必不出此導而出此其意蓋有所爲也古之社稷臣無係戀爵位顧惜身家之私其於子弟察其材之賢不肖先事而陳之臨

止泉外集卷二

三

事而斷之萬一不幸大義滅親計安社稷而後已石碯之誅石厚君子是之王敦逆謀祖述謝琨深以爲愛導曾不一言者正欲倚敦以爲重迨敦犯順戀戀於百口累卿當是時導知敦兵勢盛帝必不殺導聊爲是言耳是王敦之大逆無道皆導釀成之豈待不救伯仁而始知哉且夫元帝固以社稷臣視導矣敦已舉兵武昌帝猶執導手託以百里之命任導之專古君臣所間有者元帝不負導導乃養敦之逆不爲元帝預謀而遠計無君之罪莫可追矣導旣無君安恤伯仁乎爲導計者知敦觖望告以君臣大義使其謝兵柄歸朝廷擇賢者

而代之度其不能則與劉隗刁協同心合謀痛哭陳辭
於帝數敦不臣之罪舉陶侃溫嶠卞壹輩處之要地然
後布告中外命以并力討賊則敦可授首何至腥穢帝
闕擅戮王臣哉嗟夫東晉雖延祚百年亂臣賊子相繼
而起而晉祚以終皆敦作俑此後之君子嘆息痛恨於
王導也夫



